

五
年
志
餘

唐
之
所
輯

五茸志餘卷一

華亭唐之屏君公甫輯

一村學究與錢鶴灘善通邑人造一樓倩學究題匾曰聽月樓會鶴灘過訪訊主人命匾之意主人以實對并乞詩于錢錢雅不欲言學究之誤即書一律曰聽月樓高接太清倚樓人聽最分明碾空啞啞冰輪轉搗藥叮咚玉杵鳴機織廣寒聲歷歷奔侵丹桂韻錚錚忽然一陣天風下吹落嫦娥笑語聲此詩與嗽石枕流之對亦畧相似

陸思豫輯文裕子以廕補太學僕爽負時望屢試不售兩為忌者排落竟以天死沈明臣挽之云以機名天所忌兩魁南北俱擠去絳灌從來惡少年英雅那得推高第哀君恨骨蒿里填知己獨抱文章冤君應地下慨白日我猶世上疑青天

五茸志餘

青天白日不可返生者徒將死人挽流水東流去不還過君故里青山晚學士門牆高入天青雲欣有後人傳當年醉酒狂歌地紅滿璚瑜玉斗前

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有徐生某携二徒讀書北蕲山下忽有樵書簿踈置其桌上曰陰世五顯頓首拜徐彷徨欲避候至暮而五顯至袍服燕坐笑語從容二徒從壁間皆睹之須臾而別遙見燈從叢林中行若滅若沒也自後或旬至或月至與生飲食又召其里父同約賦詩詩甚俚而酬唱如生人大是怪事

張莊簡元旦拜竈所蓄犬忽坐於竈上衆驚詫公具冠服拜竈如故未幾犬下竈逐死衆又驚詫公亦如故子孫問之公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徐文貞提浙學有二生爭貢于堂下徐閱卷自若已而有二生讓貢於堂下徐亦閱卷自若居頃之召而諭曰我不欲使人爭亦不能使人讓諸生未嘗讀教條乎連吾也在教條裡頭作不得主諸生但照教條行事而已由是爭者讓者皆息沈東老云予幼好奕至二十時已志聖賢之學後至南臺見喬白巖與人奕不免此心復萌只是學力未到又云某見一仕宦常請人常訪客日逐忙急問其故曰欲了人事某曰欲了人事何消如此忙急況人事非分內之事也何時得了周萊峯問陸平泉云吳康齋謂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此言何義平泉云古人月言天下雖亂亦有一方太平者一方雖亂亦有一家太平者如大舜父頑母嚚象傲桀纣又不格姦是也即此便是元氣

五尊志餘

二

陸平泉中會元方在京其父與太守王華討船送家眷入京王差人出問何等冠服答云青衣小帽王云既如此不必相見但臨行時可報我將行報之王亦不見但贐送冬米一石此平泉為余言之具見聞錄中

包元達元愛兩侍御在告家居漕涇里人有譚名清水綠者遊閒客也一旦過元愛欲款之其母楊太夫人聞之召元愛跪于庭數之曰鼠輩大率言不及義者何可與近汝官風憲見客斯人不幾褻乎噍呵不已元達從旁解譬之曰孝非以客禮處若人也孝欲娶一侍婢清水綠以吉帖送擇耳太夫人愈怒曰孝欲娶婢尚未告我清水綠安從知之汝稱人兄又稱憲臣不能以大義匡孝附和其事又從而為之辭并跪于庭久乃叱去清水綠亦竟不得飯不容元愛定省者數日元

達亦日夕徬徨親知慰藉者百端太夫人意稍釋而見之猶諄諄戒毋暱匪人也

宋方林婁城俱以提悟強記稱嘗夜登古渡渡口寺有碑暗不可讀乃相約摩碑方林一摩婁城摩之者三至舟索火各書既張燈驗碑則婁城無誤方林誤二字耳

孫漢陽為沈嘉則畫五色牡丹沈自題云傳得花王五色真東風不染洛陽塵行遊何用移春檻歲歲相隨白髮人

王弇州贈袁履善詩霜髯此日圍棋叟綠鬢當年同舍郎出僅一身何暇鋪行逾千里不齎糧未論緇素皆親屬才得湖山即故鄉似爾蕭疎吾亦易檻猿籠鳥更茫茫紉扇詩題字字新秋風一展一含顰少陵難字將輕過揚子方言未易論覓句祇應天外得知音誰解曲中真芙蓉縱有天然色欲報寧

五茸志餘

三

無按劍人二律似近於謔然宛似袁公風調行逕

章彥星與余同鄉舉者辛卯除夜彥星夢人謂曰來日汝密友持黃汝申印章來可收之至新春三日河下淘沙者於瓦礫中得銅章一枚售于市彥星見而異之亟視其文為壬辰進士獨喜自負以數錢易之後試南宮余輒先其得第遂舉以相贈蓋夢中密友之語信不爽云汝申者黃廉訪翰之字翰故永樂壬辰進士也

余應試京兆時仲叔相望最切禱於神祈示吉兆忽夢一人報曰而家小阮已不入試訊其故曰華亭貼出一人是渠也叔方嗟咄謂無此事又一人報曰果不入試華亭貼出二人正是渠也覺而長吁不已迨余得隲以為夢特妄耳後乃思華亭應試共五十二人余鄉舉五十三名會試舉五十四名于

夢中後先所報若符券然蓋有成數云

張東海喜穿綠衣襟常不整沈學士之家有名照者時往其隣索飲竹葉青飲畢輒曰好佳釀明日再來一日沈謂張曰有一對未得其偶曰老張愛着瓜皮綠偏袒右肩東海曰此何難對小沈強吞竹葉青常伸後脚一時傳笑以為雅謔

周叔夜云人貴知恥大抵才能名位不如人皆不足恥只是勢利為重乃深可恥塵容俗狀不勝其醜如某人敬事人奴為新婦所嗤某人荅人奴之拜跪伏市上遠迎鄉官為百姓所議何不知恥乎故云獨上高山望八都白雲飛盡月輪孤茫茫宇宙人無數那箇男兒是丈夫又云財物如飲食然無亦不可多亦不可白雲和尚適中之言最有理所以當勤而不當貪當儉而不當吝且錢財最能使人作禍賢者營宮室置

四

五茸志餘

田宅不肖者教歌童舞女放僻邪侈使人不得寧又云遇事而躁欲其速了而身逸也不知躁之彌害接物而諂欲其相悅而譽廣也不知諂之滋卑

隆慶初耿楚侗提學南畿倡道講學其同鄉李幼孜方守常州即以道學迎合時當國喪士皆素冠聽李升座說中庸中和義搖頭鼓耳兩紗帽軟翅左右飄揚李謂學人曰只此是天地位萬物育人皆掩口胡盧之會弔考義興諸儒童求試者衆而李從中沮之儒童怒而共擊之肆有鬻梨蔗者競以梨蔗亂擲輿役鳥獸散李亦踉蹌以走幾斃于市徐而進院泣訴謂是松江童生耳院遂大索幾成巨獄時松守乃西蜀朱泰庵諱茹者癸丑進士耿介方正力爭其非是院怒而唯呵之朱曰諸儒童以考選不公名士見遺故譁于市守若失人

當自罪守今舍守而擊常守其非松人明甚守有白雲之思
棄五馬如飛官可去不敢以無辜求全也耿牒下拘訊者百
十卒不能奪而易向松人至今思其德不忘後江陵當國李
在禮部建議汰生儒限進額士多淹滯垂十年乃免斯厄人
但知江陵之刻而不知幼孜之捷辱于市為之祟也逮江陵
奪情幼孜又以權之說進至江陵死始抽身而退後免于黨
其巧偽百端不可方物道學之欺人盜名乃爾以視朱公真
薰蕕不同器哉

吳伯玉與彭魯溪里閭相望不隔里許魯溪年四十一中嘉靖
庚子鄉試十六名四十五歲中甲辰會試四十六名伯玉鄉
會舉其庚子甲辰同其年齒同其兩榜名次亦同即地氣使
然何能一一不爽耶造化之巧嘻其甚矣

五茸志餘

五

張莊懿之先以武弁從鄭和使西洋張故知堪輿見一山秀異
其病也請於和求葬此地時和方威行西域其王為張建塋
葬之莊懿兄弟俱列高爵奕葉隆顯至今不絕人謂發祥于
此其家樓上聯云二十一封天子詔百千萬卷聖賢書
嘉靖癸丑春鄉城徧地生白毛其細如髮無處不有長者五六
寸短者三四寸時有謠云地上白毛生夫妻老幼一齊行果
有倭患

沈東老自言少時文章詩賦兵法字畫無所不學與錢謙顧
士廉作詩會事無不學書無不讀至二十以後忽思人一日
有得多少時將自己一個心到日逐馳于外此皆無益遂專
攻聖賢之學前好一併去之

周萊峯云吳人好卜人有疾病或有所求莫知吉凶所在必問

日者日者以為吉雖知其不可卒為之日者以為不吉明知其利勿為也倭寇至民間就日者卜之城外吉挈家縋城而出以避寇寇猝至掠其妻孥以去而卒不悔卜之誤遇事而卜如故

曹定庵憲副浙江時島寇時警有旨閱兵海山公舟至外洋颶風大作飄至一山絕火三日士有菜色公整衣冠再拜祝曰時中不職天宜降罰奈三軍何禱畢入臥須臾軍士報曰大檣桅上歛有微光公起視之若螢火然粘竿而下乃真火也一軍驩呼得慶越五日風息得歸人以為忠誠所致

初浙中豪右出沒海島以專海利引寇為患公禁革之且建立六策海道肅清有千夫長以兵餉羨餘千金進例作公費公叱曰餉有定額安有其餘此必剝民以潤己者則是贓也

五茸志餘

六

何謂羨餘命貯之庫以絕後之濫取者

公致政家居不入城府郡邑無不式廬公皆以愛民裕俗之道相勸勉無一言及私者一日吳郡侯過之公置酒舟次款之適里人有焚死屍者公從子孝廉亦在坐語僕曰何處屍穢可拏舟避之吳曰人可焚乎命卒繫之男女蒲伏公初不識其人乃惻然離席曰吾以為他人乃爾耶其人唯唯吳即命釋去

公居富林入城寓普照寺僧文清知詩與公遊初凡府縣往來僧例于山門長跪迎送文清言其煩苦語頃報郡侯西出公挽僧步廊下命侍者張蓋庭中郡侯見之顧問何人吏以公挾僧對即傳諭今後寺僧不須迎送其重于時如此公孝廉時丁內艱與其兄進士時和廬墓三年朝夕辟踊服

禪如初有紫芝生于庭白鳩巢其屋有司謂孝感所致欲上
聞旌之公堅辭以為偶然墓在薛山

公林居三十餘年與兄九峯課子訓族暇則詩酒唱和置一
小舫名曰採蓴筆牀茶竈往來峯泖間

橙柑橘柚香櫟往最畏冷十月以後山家以稻草裹其下節
上海馮雪竹不知其名村學究也負陸文裕家奴田租十餘石
奴繫之纆下適文裕至莊所獨坐苦雨會無可與語者問里
中有何人即蒙師亦可呼來呼無以應退而逡巡不自安馮
自言某嘗為童子師願見主人翁奴釋之令更衣以進文裕
喜其儒雅曰若能甚乎曰不能若能哦詩乎曰俚言不堪以
奏文裕大喜適庭有五竹試使咏之馮應聲而成一律曰我
愛君家碧玉叢如搖隻手笑西風雨低四面中藏鳳雲護三

五茸志餘

七

竿兩化龍勁節遠過彭澤柳虛心不數大夫松夜來窗外分
明見十箇蕭蕭月影中文裕擊節賞嘆約每歲以二十金資
其朝夕留以相與奴退而謝過不復言負租事前輩之大雅
憐才過人遠甚

何元朗棄官居南京有題二妹塔書來數問南京消息戲書答
之詩云非是樂拋家業只因苦被時牽燒却雕簷千尺造成
草屋三間暫去歌樓打諢每來僧院偷閒依舊好風涼月也
多紅袖青衫雖不免云任誕襟懷亦自灑然

莫方伯為諸生時與楊黃門抑齋何禮部大壑為道義文字交
以相砥一日方伯偶偕二三友生過平康巷中啜茗而出黃
門聞而嘿呵之曰非禮之地吾輩豈可一錯趾耶再有不悛
當鳴鼓絕之吾不敢與之同遊為友也方伯汗浹背而悔訟

累日先輩以方正相勗與改過不吝兩不可及

莫方伯六十時為生壙自題其墓門曰逍遙游境時引余輩飲燕其間了不介意此其襟度達生亦何殊司空表聖後八十

一而終

徐文貞八十時刻一圖書文云六十年及第進士八十歲致仕太師識者謂公數終于此矣果以次年薨

泗涇孫道明市井人也在元末日以抄書為樂其手抄書數千卷今尚有流傳者好事之家往往以厚價購藏之

曹定庵家居時有林向陽者謂公公留酌設笑因問賢輩何字林云字茂春公曰子不見朱文公名熹號晦庵乎子名向陽又字茂春覺專在旺處一邊不可不思也

錢鶴灘訪一名妓于揚州不得會巡鹽御史是其門生投刺拜

五茸志餘

之御史快甚曰老師何跋涉至此某幸為政欲有高下惟命鶴灘笑曰吾何有是適有平康之訪莫得其踪御史陰令人訊之知妓已屬積鹽賈人御史謂莫可誰何刺促甚鶴灘曰某苦無消息耳安藉卿為出同逆旅居停謂賈因道其所以賈慕錢才名即具燕邀款令妓行酒酒半妓以白綾乞詩鶴灘題云沒羅衫子沒羅裙沒掃蛾眉沒點唇可惜一身多是沒如何嫁了賣鹽人大笑而出御史再訪之已飄然歸矣

海剛峯巡撫應天時蔡春臺備兵蘇松惡巨室侵占刻意鋤抑不免起吳下刁風時有投匿名狀云告狀人柳跖為勢吞血產事極惡伯夷叔齊兄弟二人倚父孤竹君歷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冢事發惡又賄求嬖臣費仲得免今某月日挽出惡兄柳下惠捉某極禁孤竹水牢日夜痛加炮烙極刑逼獻首

陽蔽田三百餘畝有契無交崇侯虎見証竊思武王至尊尚被叩馬痛辱何況區區螻蟻激切上告海見而悔萌訟黨少解或云即巨室令人為之以此自解

朱鳳山應祥所居有點易臺其性迂誕錢文通是其前輩嘗謂錢曰余在點易臺讀公詩至不善處恨不得長竿一擊公頭其放言若此然鳳山集有抄本余得之象元朱司成所其格卑卑似不在文通右

楊中丞朋石高才博學所著有經史通譜皇明琬琰錄二書年四十七卒于官其所抱負十未見其一然為徐少師入幕客其以大逆坐分宜任子楊有力焉將卒時任子為厲索命後家難繼起遂無噍類又太師所忌其不附已而以名軋者則莫若莫方伯子良故中丞之歿茅鹿門過訪方伯詩云西湖

五茸志餘

九

別袂已經秋此日重携花下遊試問平津客在否天留吾輩釣滄洲又云已聞樓護埋青草却羨楊雲老著書世上金魚并緋袋何如蘭蕙滿庭除益鹿門與子良同病同厄同多男子而楊無後故云

孫華孫以醫名于松實永嘉人蓋亦有托而逃焉者程雪樓奉命采訪江南華孫辭以詩曰小人猶有母幸土豈無臣語工而意亦婉

吳松江久塞有童謡云要開吳松江除非海龍王人皆謂其工難成耳後海剛峯倡議開濬而董其事者則府同知黃蘇州推官龍也其謡始驗何事不有前定耶是時兩月不雨厥工易就蓋亦天相海云

陸平泉以祭酒北上唐荆川方以禦倭為淮揚巡撫置酒送別

未幾平泉即告病歸復遇荆川于淮平泉相顧嘆曰某如人家教書先生先生有病主人只索放他回去若老先生乃好醫病勢未愈如何肯放回來相笑而別

松人屋後多植護居竹其徑近寸而茂密如簣可蔽風雨故名俗誤稱哺雞竹

壽光張燭以隆慶壬申令華亭十二櫃收頭積羨金千餘進于公亦舊例也公驚異悉籍其數以報兩臺請補別額稅兩臺旌之曰塵視千金今匾尚在公署之退食堂

張鳴鸞字世和正德初會試寓京時張文冕方黨逆瑾官錦衣氣焰赫然設燕邀鄉之與試者窮極奢侈以示得意世和獨不赴識者多之仕止金華府推官

張文冕得志時有司為之豎坊曰文武聯芳以其父衍嘗第進

五茸志餘

十

士既敗乃徙坊府學文廟之南曰大成宮嘉靖甲申楊細林徐長谷錢午江初議謂以敗臣之故物而列于聖人之門非以示瞻仰也請于巡撫吳廷舉亟命撤之

宋西莊省其父于南都司寇獄有渡黃天蕩詩曰好風一日過姑蘇十里荷花似錦鋪好景近人親自遠晚山江上白雲過宋三江自題其像曰楚狂燕俠晉風流萬里滄江一釣舟堪笑此翁偏僻處懶隨青紫事王侯無題云桑柘垂紅麥漸黃嫩槐成蔭午陰涼書窗小睡渾無事閒看蜂兒課蜜忙吳門即事云一客五茸經五月扁舟三日渡三江濛濛落絮飄香雪漠漠游塵網碧窗夜月每憐珠蚌小春風猶喜鏡鸞雙水簾不動爐煙細樓上青山倚翠幢

嘉靖丙戌徐長谷宅中生瑞芝九莖郡守順德何鰲扁其堂曰

開先

名家子彭汝毅年十五作鐵馬詩云誰分秦騎與齊駢羨爾蕭蕭壯殺威只為簷前三寸地也將閫外六軍飛月移行伍埋芳草風送征蹄趁夕暉夜夜動人關塞夢不知何日解重圍為名人所賞惜未弱冠而卒

張江陵為南司成秋試諸生以風度得如九齡否為題得宋克俞卷大奇之批曰既風且度讀書足配袁生及當國貽書致克俞為諸子師克俞舉應天庚子一表冠場多奇字而謄錄者錯誤頗多本房為一一改正今場中此等舉子絕少此等主司亦絕少

正統中錢溥錢博兄弟顯宦素不相能小小亦必相反兄題竹云種竹不須多多則令人俗蕭蕭三兩竿清風自然足弟即

五茸志餘

上

和云誰云種竹兩三竿冷落蕭疎不耐看直須種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相激如此

包元達元愛兄弟為南北臺侍御元達按貴陽遣家人歸省不作家書僅書十絕以訊元愛母論其風雅高潔而忠孝友于之致溢于言外詩云臨流載酒悵分歧念爾殷勤攬袂時芳草不知腸盡折競將春色勸離卮嘶蘆昨遇龍陽雁裂素憑傳馬上書計到鄉園何日是開械應值海榴初藥果經年淹舊里諫書何日到南臺名園獨擅安仁樂遐域空令羨老萊弱柳定垂陶令宅新篁應覆阮家林七賢海畔誰堪侶二仲年來隔素心關西奏草曾傳否消息天邊未忍聞早見汝能辭世網遠遊余尚逐塵氛長路但聞啼杜宇晚風猶自嘯元猿並催鄉思千行淚欲斷征人獨夜魂涉水每驚溪瀑亂穿

林時拂瘴煙濃羊腸已度千山險鳥道猶懸萬里重青山結
戍聯夷落白日鳴焦警使車荒徼遍留神武跡提封俱屬漢
方輿十年通籍慚無補萬里馳驅敢憚煩風動欲飛司馬檄
時清寧致碧雞神正念關山遠為客那堪僮僕復言歸昆明
池上看牛斗漢使張騫鬢欲稀錢氏包氏均一兄弟也相反
若此故連類書之

松故述云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者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宦訊
其故老人曰松民之財多被官府搬去今賴君小反之敢不
稱謝宦愧不能答

董幼海宗伯最貴倨然余見其過從兄柏山纔兩年長耳必僉
坐不敢以雁行相齒凡族黨有所干懇必請教柏山柏山斟
酌數言宗伯皆唯唯惟命罕牘往來極其遜讓柏山或與之

五尊志餘

上

書但稱原漢弟有道不署號不益他稱此猶有舊人風範而
柏山以文行敬信于宗伯亦可際見

菽園雜記謂張南安汝弼誦陳獻章詩末云李密是何人亦有
陳情表獻章不能答又云獻章汝弼門人也按獻章正統甲
子舉人汝弼成化丙戌進士輩行在後豈有門人之說獻章
以母老乞歸正與李密同汝弼焉得誦之

沈石田有題富家子廢盡行乞之詩吳石湖長史數稱以示人
載之師儉錄中詩云蒼毛顰面走逡巡破練秋風裹凍鷄今
日泥塗眼前事當年歌舞夢中人口餐未卜墻無祭戶稅猶
存柘已薪寄語富兒休暴殄儉如良藥可醫貧

細林山人云景泰中有以進士第二人入翰林者頗自矜炫因
歸省東海作文贈之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歸蜀太守郊

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鄙人榮之王沂公曾及第歸青州郡守
軍帥率父老具樂郊迎公乃從間道入謁不敢當禮論士者
不必究其始終于一端窺之亦可以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
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為以誇市竈婢吾嘗竊為世俗嘆今
君賜告歸省吾雲間之仕于朝者道衣錦之榮備矣予妄以
沂公之事望之亦挽流俗之一機也觀此前輩直諫之風猶
可想見

林貞女同知林恕女也恕亦耿介人女年十九受楊氏子聘逾
三月而其子以疹死計聞女毀容衣縗遘疾幾殆歲餘父母
欲許他聘女截髮明心以死其兄譬之曰禮重醮不重聘在
室從父禮也女曰誠若禮云何律有悔婚之條吾今之人從
今之律且以劍許人沒猶復之况身許乎家人知不可奪乃

五茸志餘

三

遂之居恒女婢自夫所進者必另宿三日方許服事左右門
以內不許雞犬入慮其以交汚也其視身之潔若此當道表
其閨歲時有薪炭之給未及奏聞而卒女素有幹材父歷仕
爰書皆出女手俸入亦歸于女父有庶弟女不能恤卒之日
其姪恐庶叔之分其財也陽言病間閉不以殮蟲流于戶于
懷清之以財自衛者異矣骨肉擗難數年不解兄姪並齒于
獄夫以女之貞烈信絕瑕之璧也而智昏于利末路凶終惜
哉後邑令陳秉浩嘉其節卜壤于黃耳寺側而禮葬之亦足
以報其志矣

細林山人楊運之樞博學善屬文為臨江少府子六人長曰中
丞豫孫博涉無偶多文藻善經濟弱冠登第娶李張氏張
亦敏慧知經史大義一時以為二絕張合卺之夕而運之之

六子并孫生人又以為慶云已而中丞撫楚卒于官無子而多厚
孫廩於庠赫赫鼎盛也亡何中丞撫楚卒于官無子而多厚
賢諸楊欲瓜分之張氏匿勿與也并孫糾力士汪孝盜殺之
聶侯廉得其狀諸楊相繼斃于獄并孫肆諸市一門漸滅矣
是謀也母論顯晦無一得脫而并孫產於張氏成婚之夕其
業緣當由夙世

周文襄撫應天賦斂有法松民德之文襄卒有司塑像以祠不
啻甘棠南國矣越百年東南通賊無美天子命鄭質夫徵之
鄭嚴刑鞭掠死者駢首一夕鄭方寢夢神端笏造曰東南民
力殫矣若其生全之如是者三鄭驚起訊吏曰左右有神祠
乎吏舉周對鄭齋戒往謁見文襄像居然夢中人也乃降階
泣拜賦詩紀之解印綬去父老時能道之仁人哉文襄乎死

五算志餘

齒

而響應殷殷吾吳不聞召伯之歿再施召南也

董原漢自少警敏絕倫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封公海觀亦夙儒
幼以舉業授公輒塗抹其不警策者人問其故曰若寓目便
不能忘耳自謫戍廣右起考功郎過家訪其從兄原定云患
難之後聰明志慮皆減其半弟平時新歷至但一步目則一
歲每日之宜不宜皆可成誦終歲不復再觀今則必須兩三
遍以此可卜其衰也

何元朗謂歌曲與酒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者故其詩云欲貸
千金買宅只將兩事相煩一須焦革隣舍二要秦青對門

嘉靖中袁澤門守郡有謠云東袁載酒西園醉摘盡枇杷一樹
金蓋澤門與給舍袁義溪相厚頗昵住府之東時有曲室之
飲故有此謠人以為沈元覽所造遂以事捕之庾死獄中然

松郡舊俗相沿歌謠蓋時有之何元朗記幼時對云馬去侯
來齊作聶張仲賢良蓋馬駸侯自明為同知聶璣齊鑑為通
判而知縣則張仲賢也一句中五人之臧否具備後孔太守
在任聶雙江初到即有三耳無聞一孔不竅之謠又有松江
同知貪酷拚得重叅華亭知縣清廉允宜光薦時潘天泉仲
驂為同知倪東洲光薦知華亭耳沈獨以此致禍奈之何此
風至今不息

董原定年十四試于有司時邑令張以韓魏公泛舟潁河命題
原定進而請曰泛舟潁河是韓持國非韓魏公也張曰性理
上豈差耶原定曰近思錄可據某以此證性理之誤張急命
肆中取視之果然乃大嘆服

何良俊在南翰林吏部各司欲其避馬何曰豈有朝廷司筆札

五茸志餘

五

文翰之臣乃下馬入委巷小人之家避一郎署耶要叅便叅
要考察則考察去耳不能猥瑣以苟全也卒不避

張侍郎電陸文裕門下士陸薦之於夏貴溪得供奉永陵驟顯
貴第不為臨池家所許然亦楚楚所恨不堪三覆耳

黃憲長翰幼時嘗以事干郡守不聽拂衣出曰水上打一棒耳
守怒令作水上打一棒詩黃即云誰把長竿杖碧流一聲驚
破海門秋千層玉線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收鷗鷺忽開紅
蓼岸鴛鴦散白蘋洲料應此處難垂釣捲却絲綸別下鉤
守異其才改容禮之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初四日西湖道院門內小方池水忽作五
色紅黃紫綠紺碧青翠或散或聚或純作一色或攪和如勻
頃刻遽變至初八日止父老云此葛洪鍊丹故地也

何元朗云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余家藏其畫二幅皆有題其一詩云幽居臨水稱冥棲蓼渚河坪咫尺迷山雨忽來節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雛脚秋蟲子母雞此處風光小韋杜可能扶我一青藜調頗清新後質朱象元處不知所在

元季華亭衛富益題趙松雪墨竹末二句云留得一枝春尚在又為他姓報平安

吾弟次公小試失利有書憤詩云如何郭隗臺前路只有終南一徑通題明妃云恐他前殿麒麟閣也把黃金問畫工丁慎字中舍聞而擊節曰此人不死吾便當與之把臂入林

萬歷三十年閏二月郡西顧初泉家與室中每夜火光起自地中如此者累月意其下有積鏹也掘三尺餘得一木人長尺

五茸志餘

去

有半頭面眉目手足爪甲無一不具膚色與人無異陽道寸許甚壯初出土時猶嘖嘖作人聲久之始息人以為即商陸根云

郡西呂巷有姑婦同居最相媚愛婦方臨鏡見其首插一小紅旗臨水亦然大以為怪他人視之無有也或謂妖氣或謂病狂其姑逢人則訊而求療一僧曰此不可療凡為雷霆所擊者先半月則天帝監旗于首耳姑號而歸婦姑相向泣又相念今生無所犯于天條當是前身事則婦又泣曰吾聞雷當擊物旬後殲殲旁觀震死吾命不可逃昌累吾姑每日夜陰色輒出居野一日雨將至則臥積薪之上曰吾死藉雷火自焚母累吾姑姑挽之不得婦忽見近薪成橋上一綠衣女子首戴大菊笠呼婦以笠授之曰吾憐汝孝貽汝以笠聊以禦